

文学
学评论
文学翻译
卷

新疆当代多民族 文学史

主 编 夏冠洲 阿扎提·苏里坦
艾光辉

XINJIANG DANGDAI DUOMINZU WENXUESHI

新疆人民出版社

4

文学学
评翻
论译
卷

新疆当代多民族 文学史

主 编 夏冠洲 阿扎提·苏里坦 艾光辉

副主编 丁子人 阿不都拜斯尔·秀库尔

夏里甫汗·阿不达里 孟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文学翻译卷、文学评论卷/夏冠洲,
阿扎提·苏里坦,艾光辉主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4
ISBN 7-228-10024-7

I. 新… II. ①夏…②阿…③艾…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史—新疆
②文学—翻译—历史—新疆—当代③文学批评史—新疆—当代
IV. I209. 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7001 号

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文学翻译卷 文学评论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25887 2816212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目 录

文学翻译卷

绪 论	(1)
第一章 新疆当代文学翻译的巨大成就	(19)
第一节 概述	(21)
第二节 文学翻译队伍的建设	(25)
第三节 文学翻译的基本成果及主要特点	(29)
第四节 文学翻译刊物	(52)
第五节 关于文学翻译理论的研究	(56)
第二章 文学翻译对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影响	(75)
第一节 建国前新疆多民族文学交流概述	(77)
第二节 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交流和影响	(82)
第三节 王蒙作品的维译本及其影响	(90)
第四节 外国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	(93)
第三章 搭起文学翻译之桥的各族翻译家	(97)
第一节 概述	(99)
第二节 从事“汉译民”的各族翻译家	(101)
第三节 从事“民译汉”的各族翻译家	(118)

第四节 后起之秀——活跃的中青年文学

翻译家 (126)

文学评论卷

绪论 (131)

第一章 维吾尔族批评家的评论 (147)

第一节 买买提·普拉提、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

和买买提·祖农的评论 (149)

第二节 安尼瓦尔·阿布都热依木、玛合穆特江·斯

拉木、卡吾苏里汗·卡米江和依孜木·哈斯

木的评论 (154)

第三节 阿扎提·苏里坦等批评家的评论 (159)

第二章 汉族批评家的评论 (169)

第一节 丁朗、陈柏中、雷茂奎、丁子人的评论 (171)

第二节 王仲明、浩明、胡剑、张越、王堡的评论 (188)

第三节 周政保、韩子勇的评论 (200)

第四节 刘宾、夏冠洲、任一鸣、吴孝成的评论 (216)

第五节 郑兴富、刘振凯、李光武、张明、艾光辉、

钱明辉的评论 (232)

第三章 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批评家的评论

..... (243)

第一节 阿吾里汗·哈里、米尔扎汗·库尔曼巴依

的评论 (245)

第二节 夏里甫汗·阿不达里的评论 (249)

第三节 阿山·艾布吾勒等批评家的评论	(255)
第四节 丹碧等蒙古族批评家的评论	(259)
第五节 柯尔克孜族批评家的评论	(267)
附录 1 新疆当代文学大事记(1949—2000 年)	(273)
附录 2 国家社科规划办综合鉴定意见及专家学者 鉴定评语(摘要)	(322)
附录 3 主编简介	(327)
后 记	(329)

绪论





绪 论

翻译是人类思想文化交流最悠久的传统工具。有一个传说：当初，巴比伦想建立一座城和一座通天的高塔，上帝不乐意，便搅乱他们的语言，想让人类互不相通。未料，人类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从中获益匪浅。殊不知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新的世界，一座挖掘不尽的宝藏，而人类靠了翻译，得以相互沟通，不断丰富自身，在思考与交流中走向成熟，走向文明。在实践中，对于翻译活动本身，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活动，更是人类的思想交流活动，把翻译作用作为主线，强调翻译这项人类思想文化交流活动在人类文明史中的作用，从而给翻译、翻译家对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进行恰当的评价和定位，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事情。文学翻译作为世界文学走向中国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桥梁，是在晚清甲午战争以后才开始真正出现的。文学翻译较一般翻译更难，这是文学翻译出现较晚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个民族文化深层内蕴的再现，也较难在文化碰撞的初期引起另一个民族的兴趣。当我们对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和影响进行总体回顾和展望的时候，就不能不提到文学翻译，新疆的文学翻译具有悠久的

历史传统。

进入当代社会,新疆的各族文学翻译家们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创造出丰硕的成果,为新疆的文学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疆多民族的翻译家中,尽管真正从事专业文学翻译的人数不多,但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各民族翻译家却不少,特别是从事“汉译民”的少数民族翻译工作者已形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文学翻译队伍。为此,我们查阅了大量的书面资料,力求尽量搜集到全区翻译家们的业绩,同时,我们还在一定范围里以座谈的形式征求了部分翻译家和学者的意见,从中共搜集整理出近 200 名各族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资料,采取先新疆后内地、先专业后业余和在新疆从事翻译工作时间长短、翻译成果多少及产生的影响等分类办法进行了排名,重点介绍了一部分有一定影响的翻译家的业绩。从民族成分上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塔尔、乌孜别克等 9 个民族的翻译家。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由于本卷需要和篇幅的限制,同时,要兼顾不同时期和各个民族中的翻译家,在取舍翻译家上重点考虑的是文学翻译的实绩,所以难免存在不全面之处。

一、新疆文学翻译的历史回顾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为世界四大文化的交汇之处。中原文化经此中转传入西方,西方文化同样也经此中转传入中原,从而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在相互传播交流中,集锦荟萃,兼收并蓄,各种社会思想、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相互渗透,形成了多元文化结构。因此,新疆的文化史,可以说是一部对外开放性的文化交流史。在新疆文化发

展史上,翻译工作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桥梁作用,文学翻译历来都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新疆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在与中原汉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中原汉文化不仅流传到新疆兄弟民族之中,而且对新疆兄弟民族文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是,儒家经典、儒家思想在西域的传播,到《福乐智慧》问世的11世纪已有千百年悠久的历史了。因此,《福乐智慧》中的安邦治国主张、伦理道德思想带有鲜明的儒家文化的印迹就不足为奇了。同样,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文化也融入到了新疆多民族文化之中。而伴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和伊斯兰教的传入,希腊文化对新疆文化形成的两次强烈的撞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如果说第一次撞击对新疆文化的影响偏重于绘画和雕塑艺术方面,那么第二次撞击的影响就主要表现在哲学和科学方面了。

文化的发展是由各民族文明的积累、交汇而推动的。对于某一个民族来说,应该珍惜、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应该随时发现、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点。一个聪明的民族,会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并加以消化,从而促成自己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当然,重要的是在于选择、消化、吸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种选择、消化、吸收是民族文化充满生命力的表现。我们强调中外文化交融,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但这种吸收融合绝不意味着忽视甚至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强调通过消化外来文化的营养,努力做好传统文化的创新,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发展。今天要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使之走向世界,也必须要打破封闭,走向开放,兼收并蓄,融合创新。也就是要在继承创新传

统文化的同时,还要自觉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主动接受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学和外来文学上所应具备的正确态度。

翻译工作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很难想象,没有翻译工作,没有文学翻译的贡献,这种国际和族际间的文化交流能够顺利进行。事实上,每个伟大的文学时代,也都是翻译家人才辈出、翻译作品异彩纷呈的时代。如果没有翻译作品,没有外国文化的影响,本国的文化就无法借鉴发展。所以,翻译工作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翻译工作是使一个民族崛起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我国的翻译史是从中原的汉族和四方的兄弟民族交往中开始的。口译在先,笔译在后。有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佛经翻译,以隋唐最为鼎盛,西洋文化的介绍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新疆是多民族、多宗教、多语种地区,各民族语言不同,宗教信仰各异,文化类型也不相同,这就使新疆翻译事业除具有全国翻译事业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就是既有官方翻译机构和翻译活动,也有民间翻译活动;既有宗教典籍的翻译,也有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翻译;既有境内各民族多语种的翻译,也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多语种的翻译等。正是这些翻译活动,促进了新疆文化的不断发展。下面,有必要对新疆古代各民族文学翻译作一概括回顾。

佛教于公元前就已传入新疆。开始佛经没有整理成集,通过口译,口耳相传、诵记于心、师徒传承。后来集成经典,才被译为各语种译本。译经实践中涌现出了一批闻名于世的古代佛经翻译家,如安世高、支谦、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他们不仅是名垂

青史的翻译实践家,而且也是见解精辟的翻译理论家,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就文学翻译而言,除包含在佛经中的寓言、传说可作为文学作品欣赏的片断外,专门的文学翻译作品流传至今的很少,北朝民歌中的《敕勒歌》是其中之一。这首诗译自鲜卑语古代民歌还是维吾尔古代民歌,目前尚有不同看法。此外,这个时期的文学翻译作品还有从梵文译为古焉耆文的文学剧本《弥勒会见记》和译成于阗文的《罗摩衍那》(片断)等。

到了唐宋时期,文学翻译作品有西域土著民族的民间文学传说,收入唐玄奘的名著《大唐西域记》中,自然被译成汉文。这类译文进入该书的就有 19 篇之多。此外,《弥勒会见记》被译成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原本为梵文,由圣月大师将其译为古代焉耆语,后由智护法师译为回鹘文。从汉文译为回鹘文的文学作品有《善恶两王子故事》,还有印度的故事集《五卷书》和希腊的寓言集《伊索寓言》等。

公元 14 世纪后半叶察合台语形成,在语言、词汇、语法方面受到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强烈影响,在新疆和中亚地区被广泛使用。对察合台语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维吾尔族,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还在使用这种书面语言。维吾尔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文学翻译从中原汉文化和印度、波斯、希腊以及阿拉伯文化中吸收了许多新的东西,形成了中亚型的维吾尔文化。一些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的翻译家将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优秀文学作品译成察合台语。在这个时期(相当于元明清时期),菲尔多西的著名长诗《玉素甫与祖莱哈》由拉布胡兹译为维吾尔文散文体;马斯武德·伊本·乌买尔将波斯著名

诗人夏伊赫·赛依迪的《绿洲之颂》译为察合台文；赛依甫·萨拉伊将伊朗诗人谢赫·赛丁的《蔷薇园》由波斯语译成察合台文，书名为《突厥文蔷薇园》；库图布将波斯古诗人尼扎米·甘吉维的爱情叙事长诗《胡斯鲁与西琳》译为察合台文等。

清朝政府统一新疆后，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文化事业得到繁荣发展。与以往相比，文学翻译发展得更快，翻译的文学作品中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作品占了很大比重。主要有毛拉穆罕默德·铁木尔用维吾尔文翻译的波斯文版的印度古典文学名著《卡里莱与笛木乃》；帕孜里·哈姆西·叶尔坎迪将波斯著名诗人菲尔多西的长篇史诗《王书》（又译《帝王书》）由波斯文译为维吾尔文；穆罕默德·阿不都拉汗将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译为维吾尔文。此外，这个时期的翻译作品还有描写古代波斯艾赫买德王朝的《达拉传》，反映1829年伊利克汗王斗争的《布格拉汗传》、以及散文体的《亚历山大帝王记》、诗集《亚尔雅》和《摩西六经》、《圣经》、《古兰经》、《米利安比亚的故事》等宗教文学作品。

近现代新疆的文学翻译也和全国一样，得到不断发展，文学翻译家们不避艰难、百折不挠，将域外和各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络绎不绝地翻译引进介绍给当时黑暗贫弱的中国，给各族人民带来光明，传播了真理，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促进了新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个时期寿林、柯西春等锡伯族学者将美国著名长篇小说《错中错》译成锡伯文，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锡伯族学者关清廉将普希金的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锡伯文；萨拉春将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果戈理的《死魂灵》等长篇小说译成锡伯文，在

民间广为流传；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则由汉文译成锡伯文以手抄本流传于民间。哈萨克族诗人、文学家努素甫别克先后将用察合台文写成的哈萨克叙事长诗《萨勒·萨勒》、《托尔库木》、《玉素甫和祖莱哈》、《痛苦与忧愁》、《夏克尔与克拉特》以及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民间传说《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鹦鹉故事九十章》、《在凯尔巴拉荒漠上》、《可怜的姑娘》译成为哈萨克文，流传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学者尼合买提·蒙加尼和汉族学者苏北海合作，将哈萨克族脍炙人口的爱情叙事长诗《萨里哈和萨曼》、史诗《艾丽雅》和《曼曲克》译为汉文，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译经文学曾给我国文学很大的影响，它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学载体，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印度文学包括佛教文学的丰富想象力，给中国古代文学以巨大的冲击，增强了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色彩。印度文学有种特别体裁，就是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韵文重复一遍。这种体裁传入中国后，也产生了不少影响，像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等汉文学形式和新疆操突厥语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寓言诗、叙事长诗的散文与韵文夹杂使用，都与这种印度文学形式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阿拉伯文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波斯文优秀作品被译成察合台文以后，新疆当时操突厥语的各民族文学家都精通察合台语，所以受其影响也用波斯语创作了一些作品。这些操突厥语民族的文学在词汇、语法和风格上都深受波斯文学的影响，把阿拉伯、波斯文学风格和诗歌形式引入察合台文学创作之中。文学翻译作品给操突厥语诸民族，如维吾尔文学语言带来了许多

新的东西,许多阿拉伯和波斯语词汇被吸取,这些新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方式。如出于修辞的目的吸收波斯语词汇,有些语法形式和波斯语特有的词组结构,在维吾尔语词上加上波斯语词缀词尾等,扩大了维吾尔文学语言的修辞手段;用阿拉伯语命名作品,有些语法形式和标志符号用阿拉伯语表示,采取阿拉伯语的复数表达形式等,都大大地推动了语言变革。

近现代的新疆出现了一大批各民族的现实主义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新疆少数民族文学迅速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毫无疑问,文学翻译的繁荣发展,无疑会给书面文学创作以巨大的影响;而书面文学越是繁荣,就越需要更多更好的文学翻译作品。可见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是相互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二者共同发展才能使各民族的文学宝库更加丰富多彩。

二、新疆当代文学翻译的发展历程

建国 50 多年来,新疆各少数民族一方面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前进,一方面在越来越明显地接受我国汉族文学、其他兄弟民族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影响而不断丰富、发展和提高。新疆的文学不仅是多民族的,而且是多语种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间文学、古典文学和近现代文学的传统。在繁荣新疆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共同目标下,各民族文学之间,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亲密协作,共同繁荣,形成了新疆多民族文学的整体。翻译文学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这种需要中不断发展的。

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中的文学翻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初步繁荣期——“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几乎隔绝封闭期——新时期的全面繁荣和逐步成熟期。

(一) 初步繁荣时期(1950—1965年)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新疆各族人民政治上获得解放,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一批汉族作家的作品和俄罗斯(包括前苏联)作家的作品被译为少数民族文字,同样一批新疆少数民族作者用本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也被译成汉文,开始出现双向交流。

20世纪50年代初,限于国际环境,我国把对俄罗斯(特别是对前苏联)文学的翻译评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个时期,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及今独联体中亚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果戈里、普希金、屠格涅夫、高尔基、契诃夫、莱蒙托夫、艾特玛托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得到大量译介,此外欧美的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著名作家的文学名著也被译介到了新疆。这些世界名著是前苏联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专门为新疆少数民族翻译出版的。同时,汉族作家的优秀作品也被大量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主要作品有:《谁是最可爱的人》(维吾尔、哈萨克文)、《鹿走的路》(托忒蒙古文)、《王贵与李香香》(锡伯文)、《小二黑结婚》(锡伯文)、《鲁迅短篇小说选》(柯尔克孜文)、《新儿女英雄传》(维吾尔文)、《三千里江山》(哈萨克文)、《半夜鸡叫》、《铜墙铁壁》、《风筝》、《酒楼上》、《保卫延安》(维吾尔文)和《可爱的中国》、《毛主席诗词十八首》、《屈原》、《狂人日记》。